

Best Time

最好的時光

黎曉陽

從我租賃的住處信步走到成大醫院，中間僅隔一個校區，若騎單車便能感覺周圍的風景迅速消逝如同潑墨的水彩，在大片顏色裡仍能辨識深淺不一的綠蔭，中間夾雜著幾簇印象派畫作點畫式的銀光。即使信步而走，這段短暫的路徑也只要花費幾分鐘的時間，卻能夠有更多的餘裕觀察無時不在變化姿勢的人物，猶如目睹千奇百怪的戲劇，在日常生活的畫面憑添意外的樂趣。無論如何，生命裡總有突然的風景。

三年來，已數不清多少次在清晨抵達抽血站領取號碼牌，等待從血液裡檢驗身體裡病毒的数量，好確定最近幾個月服藥的狀況。不知何時，心情已從最初的忐忑驚駭轉變到坦然自在，宛如面對的是自己的一部分，一個結痂的傷口，剛發現時的悲憤情緒早已徒留恢恢的惘然。

早晨七點多的醫院處於某種寧靜的狀態，除了負責打掃的清潔婦，以及空氣中偶爾鳴響的除塵器聲音外，絲毫未見上班時間的擁擠忙碌。二樓則通常已有數十位老者等候抽血，他們有的緘默地靜坐在長椅上，有的則熱絡地彼此招呼，彷彿多年不見的朋友。不久後便能見到穿著白袍的年輕醫生陸續匆忙地走進醫院大門，他們將利用時間延續課堂裡無法得到的經驗，從病人身上學習到疾病的多變與獨為醫者的感動。

三年前暑熱的某個下午，我發現身上長滿紫花般的紅疹，間歇性高燒發熱。當時我的學業剛好進行到某個階段，對未來如同新生般充滿期待與希望。那個開始變化的午後，我隱約有些預感，將至的疾病將一舉顛滅未來的生活。果然，幾日後父母勉強我掙扎著到某家醫院急診，夜

裡在急診室，如魔鬼邪笑般猙獰的念頭，潮浪般將心推升到無法呼吸的狀態，彷彿無法換過最後的呼吸，而終於緩過一口气。

翌晨，一個年輕的實習醫生如預期地告訴我，是愛滋，並堅持通報我的家人，然後驅逐瘟疫般急忙地將我轉送到成大醫院。當時我並不清楚醫療單位其實沒有權利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告知其他人病況，而這點事實上造成我日後與家人的隔閡。

疾病在她們眼中等同於罪惡本身，而人面對罪惡的態度是標誌出來，好施以隔離與懲罰。

遠在一百五十年前，小說家霍桑便以十七世紀的清教徒時代作為背景創作了小說「紅字」，所謂的紅字是指當時一旦偵查者發現了姦淫者，便在其袖上及背上佩帶著猩紅的A、D。兩個字母以標示其罪惡與淫亂。小說以青年女子赫絲脫意外懷孕而被迫背負紅字為主軸，陳述普通人性裡幽暗的侵略性，以及女主角如何堅忍地獨自承擔這份罪惡。她說，「我的孩子必須去尋找一個天上的父親；她永遠不會知道地上的父親了！」因為，往後我們會知道她所亟欲保護的是村落的青年牧師，一個她所深愛而願意因此承擔的人。

許多時候我不由得聯想「紅字」與「愛滋病」的關係，因為恰巧在兩個南轅北轍的字彙裡，都有大寫的A、D。而直到這個病毒發現的三十年後，許多人仍視AID為同性戀者的天譴，一如黑死病盛行年代裡貴族將疾病與必須接受宗教懲罰等同。然而，小說裡藉由一個卑微的工役說出一句話，他說，「A」同時也代表著Angel，一個聖潔的字眼。」

遠在十多年前，雞尾酒療法尚未發明的年代，美國劇作家東尼庫許納（Tony Kushner）寫出了一齣著名的劇本「美國天使」（Angels in America），藉由裡面一個染病垂危的年輕工人階級角色，說出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話：

成大醫院

第十六卷第四期

他說，「我們是被揀選出來的大使。」

「紅字」裡面另有一段感人的描述。隨著小說情節的進行，赫絲絲做事以及表示同情力量的力量，讓原本鄙棄她的鄰人，以致於有不少人都不願意照原來的意思去解釋那個猩紅的A字了。他們認為，那個字意思是「能力」(Ability)。因為赫絲絲·普林雖然是一個女子，她的力量卻是這樣強盛。

在一些場合裡，我接觸到部分同樣感染愛滋的病友，有時會互相交換剛得知時候的心情，其中不乏有人曾經絕決地選擇自殺。事實上，在我的經驗裡，這個疾病在治療過程中儘管因人而異地會引發某些不適，習慣後卻如同其他慢性疾病般只要固定檢查，按時服藥。然而無可諱言，我們仍時時會遭遇到其他的困擾。首當其衝是到底該不該讓他人知道？即使下定決心秘密迴避，許多人仍會擔心總有一天親朋好友會從長期服藥習慣中發現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在體檢後，上司將氣急敗壞地炒你鱿鱼，然後隨著沒有工作逐漸失去生存的能力與勇氣。這些恐懼許多病友都經歷而體會過。

罹病後我離家，親人因這個疾病的傳染途徑而不諒解，首先他們壓根無法理解愛滋的本身，更何況因此染上媒體誇張渲染的世紀瘟疫（每每看到警察知道煙毒犯是感染者之後種種脫序的反應，便覺得既驚奇又好笑），然後我發現即使連受過良好教育的兄妹都開始害怕碰觸你的肢體，他們視你為傳染源，好似隨時你的肉體將迸裂四溢，任由血液散播病毒。甚至，有時連醫護人員都戰戰兢兢視你為瑪莉·雪萊筆下的科學怪人，他們接觸你的動作害怕顫抖，眼神流露出恐懼的猜測。

病友在異常的壓力下，儘管許多人表面嘻笑，背後卻承受著無法言說的壓力，甚至將自己貶抑到罪罰或惡臭的邊緣，感覺自己失去愛與被愛的權利。

然而經過漫長的時間，許多時候回頭觀望，我惋惜的卻是，感染前自己曾經時時刻刻浪擲過無法計數的光陰，去徬徨躊躇、去愛慾噴癡，為著偶然成功或一時的歡樂而興奮顫抖，當然也會

沮喪到想要自我結束。這個疾病如同劇烈的震盪，讓人重新思考「活著」這件事。令人訝異的是，當我們學會正向地面對問題時，疾病本身卻恰好異常地擁有某種「反面的正面意義」，它讓人見識到身體的脆弱與命運的突然無常，而這「無常」本身便是唯一的「常態」，它教導我們發覺擁有的可貴，也因此我們才可能明白當下的美好與莊嚴。

於是在疾病面前，我們開始學會謙卑，並且低下頭顱，有機會重新開始真正的新生命，學會去見證花朵豐盈的色澤，會因陌生人的微笑感覺幸福，並且坦然面對「無常」時刻存在的陰影。我想這也是劇作家為何說，我們是被揀選出來的。

「我逐漸體會到並非因為當時如何幸福，才使自己對某些事物念念不忘，而是因為它早已失去，才在記憶裡如斯美好。」將近六十歲的侯孝賢在介紹他的新電影時這樣解釋。而我認為面對生命必須介意的是，眼前流逝的分分秒秒都將如同滴水融入時間的長河裡，成為永遠失去的片刻。於是我們被迫學習認真地面對稍縱即逝的時間，因為相較於健康人而言，我們的身體存在更多的變數，隨時將可能因為潛在威脅而崩毀，換句話說，疾病給予我們機會能夠反省生命，並學習珍惜。

於是在滿懷感激的視野裡，眼前景物開始各自擁有殊異的美麗。體認到這點之後，我們必須做的是認真生活，因為呼吸間的分秒轉換都將無可招回，在失去時成為最好的時光。

後記

我的讀後感：曉陽是我患者中，少數可以用文字公開表達自己在這疾病煎熬的歷程中深深感受的人，相較於他的幸運與天賦，大多数的感染者選擇（或者是被迫選擇）了沉默。診間裏我看到沉默的狂瀾巨浪，更驚訝自己的不足與渺小；如果有人問我，行醫的路上，究竟是我診治了患者，還是患者指導我如何診治他們的問題，我只會說感謝患者們不斷地助我成長與進步。

李欣純／內科